

目 录

陈继虞民军在万宁活动的见闻	刘经伍 李琼辉	(1)
附：《新琼崖评论》文章摘要		(6)
野火春风		
——回忆杨树兴同志在东沃地区开展的革命活动	崔学定	(11)
血战分界墟		
——徐成章同志光荣牺牲的回忆	陈明钦 李居民	(19)
光辉业绩 永存青史		
——回忆李振亚同志在六连岭的战斗生活	崔懋峰	(25)
附：中共中央对李振亚同志牺牲的唁电		(37)
开辟陵三区抗日游击根据地	李春初	(38)
回忆瑞安乡四维 新潭地区抗日斗争的片断	崔懋峰 陈亮儒 卓冠亚 陈德南	(47)
后安国民学校的创办和新旧学派的斗争	何文汉	(57)
万宁盛行一时的纺织工业		
——万城染织讲习所创办经过	郑人权	(60)
钟奇曾在兴隆建醮与遭洪水事件	纪懋修	(62)
土匪刘中造的始末	陈圣和 吴乃用 潘孝维 潘劲业	(64)

陈继虞民军在万宁活动的见闻

刘经伍 李琼辉

陈继虞是琼山县人，幼年读书，喜听太平天国的故事，萌发了爱国思想。青年时代，响应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号召，积极参加辛亥革命，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打倒北洋军阀而呕心沥血，奋斗终生。

一九一六年，广东军阀龙济光割据海南岛，给琼崖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就在这个时候，陈继虞组织琼州民军（也叫讨龙军）一千多人，成立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当时琼州民军同军阀作战，声势浩大，所向无敌。先后攻克府城和定安、澄迈、文昌、琼东、陵水等县城，大大打击了龙济光军队（也叫济军）的气焰，动摇了军阀对琼崖的统治。

一九一七年农历八月十六日，陈继虞率领民军攻克万宁县城。陈进城后，决定留下一小队兵力驻守县城，并挑选贤人，主持县政。他委派王日新（乐会县上车村人，万城著名中医）为万宁县县长。

万宁战事结束，济军兵败，分东西二路北撤，企图逃往府城。陈继虞命令民军也兵分二路跟踪追击。西路民军追到禄马墟与济军相遇，双方激战数天，济军惨败，伤亡一百多人。

东路民军在陈继虞总司令的亲自指挥下，把济军王营长率

领的残兵一直追到龙滚山鸡岭。他为了截击敌人，连夜率队到加迈岭堵住济军的去路。双方开展战斗，济军无心恋战，退入内地军寮岭，企图绕道逃跑。民军为了钳住敌人，也开队到鲤跳岭截堵。双方摆开阵势，采用拉锯战术，日夜开炮互轰。战斗了一个多月，济军伤亡较多，当地农民也有十多人伤亡。这样，阵地附近的军寮、乐内、三品埔、旧村、青山、教坡、金满、芳园、鲤跳、黄竹塘等村庄的农民群众都扶老携幼逃往和顺、青田、大群、田头、上城一带村庄避难。战事结果，济军失利，民军取胜。

陈继虞攻占万宁县城后，县知事逃往府城，禀告主子龙济光。龙闻讯大怒，立即派出重兵来万宁夺回县城。军队开到万城以东的东山岭上驻扎，占领要地，居高临下，日夜炮轰县城。民军因寡不敌众，撤出县城。王日新当了七天的万宁县县长后便到南洋去了。

当时琼崖的局势是各派军阀混战，相竞割据，称霸称王，三百万琼崖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九一八年五月，军阀龙济光失败后，相继割据琼崖的是沈鸿英、李根源等军阀，真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

一九二〇年九月，军阀蔡炳寰又宣布琼州独立，陈继虞民军继续奋起同蔡军作战，双方相持数个月。同年十一月，蔡军攻占定安县城，陈继虞民军败退。

二

一九二一年，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旅长邓本殷割据广东南路，自称为“高雷钦廉罗阳琼崖八属联军总指挥”，总部设在海口。邓氏统治琼崖人民更加残酷，臻至绝顶，如烟脂遍地，

捐税层生，勒赎拉夫，杀人放火，私铸伪银，贪污受贿，卖官鬻爵，造种烟（鸦片）苗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致使琼崖人民工辍于肆，农辍于野，商辍于市，士辍于校，壮者离散于四方，老者辗转于沟壑，欲生不得，想死不能，痛苦难堪。这时琼州民军虽然受挫折，但陈继虞始终坚信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纲领，推翻帝制，打倒军阀是军民的主张。所以他决心重整旗鼓，恢复和发展民军力量，以便打倒这贼式的土匪头子邓本殷。于一九二二年夏天，陈继虞率领残部二十多人，从万宁龙滚山钦海岸登陆。当时龙滚地区的大地主豪绅闻讯后忧心忡忡，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却看风转舵，伪装拥护民军。如福山村的陈丹桂、陈周万，大桢村的何世明，乐礼村的陈华山，岭后村的陈世臣、陈开宛等都到山钦海滨迎接陈继虞，并在陈的面前说恭维话，表示支持民军。这时陈要他们一些人当向导，带队伍到六连岭、田头、上城、加荣、加索、常树朗、门楼桥、南牛等一批村庄视察地形，建立根据地。陈在门楼桥安营扎寨后，立即派部属到全琼各地去组织民军，收拾旧部，向农民捐粮派款，购买枪枝子弹。如派郑翠东（琼山县人）、黎海江（乐会县排沟村人）、李香浓等到端熙墟召开龙滚地区的集图、典图、港图等图总暨地方豪绅会议，到会的有图总李泽民（青山园村人）、豪绅分子郭平卿（军寮村人）、陈烈卿（下朗村人）、符集斋（松萝村人）、陈世臣、陈开宛（岭后村人）等十多人。会上宣传民军组织的目的是打倒军阀，并提出农民支持民军捐粮的规定，一般的农户每户最少摊派五元光洋，殷户每户摊派五十元光洋。

经过几个月在各地筹集军饷，添置武器，招收新兵，民军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了。到一九二三年，琼州民军已发展到一

千多人。仅龙滚地区参加民军的就有二百多人。这时陈在乐会县红砖岭火烟槽塘设立司令部。下编八个支队：第一支队长×××(忘其名)；第二支队长刘善初，驻在青田村；第三支队长冯增金，驻在乐会内地；第四支队长冯萍，驻在火烟槽塘；第五支队长曾家泰，驻在大群村；第六支队长宋东山，驻在离牛村；第七、第八支队长均系叛军充任，他们驻在定安县的阳江、石壁一带。

陈继虞重整旗鼓不久，军阀邓本殷就派旅长陈凤起率领一个旅的兵力，打着“清乡”、“清匪”的旗号，全面围攻民军。当时由于民军力量分散，武器简陋，战斗力差，虽经多次奋战，但总没有打开局面。

一九二四年二月，陈继虞民军司令部转移到六连岭门场磑。司令部共有四十多人，携带短枪二十多枝，长枪十多枝。陈在六连岭大石上亲笔题“陈继虞大本营”六个大字留念。

这时军阀邓本殷发誓要消灭民军。他靠着精良的武器装备、交通方便和给养充足的优势，日夜进攻民军。而民军遂陷于孤军无援，弹尽粮绝的境地。但是，陈继虞毫不动摇，他为了坚持与敌人周旋，决定在门场磑开办军械厂，自制地雷、手榴弹、子弹、土枪、土炮等武器。有一天他试炸地雷，不幸身负重伤。当时因缺医少药，医治非常困难，加上邓本殷的大军压境，进剿甚急，他被抬着转移到内地石头寮鸭塘。

一九二四年六月，第二支队长刘善初为了给陈司令治伤，便带亲兵到加积市，叫设立在该市的美国福音医院医生冯卓支（基督教牧师）给陈治病。而冯卓支是代表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利益的人物，哪肯给陈继虞治伤？刘善初经过再三劝说无效，火冒三丈，当场杀死了冯牧师。这一事件震动很大。美帝

国主义打着“保护美国侨民”的幌子，派出两艘军舰到海口港游弋逞威。邓本殷害怕得不得了。他为了向美帝讨好，即派陈凤起率领一个旅的兵力围剿加积市，第一天就捕杀无辜群众三十多人，纵火烧毁民房一百多间，并向琼东县人民勒索光洋四十万元，抵偿冯卓支这条狗命。

陈继虞因伤势过重，加上病魔折磨，不久，便在鸭塘病故。噩耗传到广州，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五等文虎章，陆军少将陈公继虞追悼会”，追认他在海南孤岛组织民军，打倒军阀的革命功绩，是国民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陈继虞去世后，琼州民军失去了统一的指挥，加上成员复杂，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一部分被邓本殷军阀围歼，一部分流落各地沦为土匪，打家劫舍，完全失去革命性质。到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革命军过琼肃清邓本殷势力后，广东革命政府才下令解散民军。

（蔡德佳整理 一九六三年六月）

附：《新琼崖评论》文章摘要※

十余年来琼崖革命运动的回顾及今后应采取的方针

徐成章

陈继虞君系琼崖革命运动的前辈，受沈鸿英（编者注：沈任讨龙军第一总司令）委为司令回琼组织军队，凡从前为革命奔走的分子，因久伏在暴政之下，得此机会，非常高兴起来，各自招集旧部追随陈君与沈鸿英合作，驱龙目的，因以达到。陈君受编为统领，在琼崖占一部分实力，实为琼崖党人在琼握有军队权的第一次。

粤军回粤的时候，陈继虞军以二营独立响应粤人治粤的口号，所有琼崖民军、土匪，蜂起景从，足见民气之盛。当时李根源已将边防军大队调出惠州，所余只有赵德裕、蔡炳寰、何福昌等统率八、九百人分驻各县，后来都陆续被击败回琼城。陈君攻克定安城后，将民团民军编为七支队两独立营，约三千人，便分三路进攻府城海口，谁料一般官兵久染桂军的恶习，一时尚不能改变，专以拥兵发财为目的，毫不识战争的意义及其价值，致以数千之众，反被数百逆军击败。唉！良深浩叹！那时虽然失败退离海口府城，却还占领十二县半，所余者不过府城海口一隅之地，环敌而守，连营数十里，浩浩荡荡，与逆军相持数月，不但没有进攻的勇气，反被敌人攻占定安，失了根据地，自此军威不能复振。这回讨贼，我也始终参赞戎机，而探求失败之原因，略如下述：1、离了革命性的行动，同志们固有革命的勇气，老早烟消云散了；2、不明瞭党的真意义，

忽略党的组织；3、军官相竞营利，以扒钱为目的，4、筹饷勒捐，不顾人民的痛苦，招致民众的仇恨。

（摘自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第十二期）

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协同宰割琼崖人民之一幕

——冯卓支被杀案

徐 天 炳

加积杀死冯卓支案，邓本殷即派其爪牙陈凤起前赴琼东县清乡，在陈赴加积以前，已预先买了毛笔三百余枝，以为捕人枪毙时写令之用，并向人说：“非杀同这笔数一样多，决不放手”。迨陈到加积后，居民逃避一空，日夜均宿山中，陈则派队四出搜捕，一遇人民，无论良莠，尽遭逮捕，刻已捕五、六十人，枪毙乡民三十三人，而正凶则一无所得。闻关于此案，洋人指为邓氏部下何家裕杀死，邓氏则否认之，洋人方面又要求赔款一百万元。邓氏已答应筹偿四十万元，请其了事，该款拟由搜刮该县人民充赔之。

杀死一个冯牧师，算不得什么大事，而他们（美国人）竟要小题大做，效临城掳杀之故智，先之以警告恫吓，继之以兵舰示威，终而逼琼崖当局任意搜杀，搜杀不遂，还要求赔偿，如此层出不穷的咄咄逼人的手段，纵素富于和平，苟安的恶劣心理底琼崖人民，终有一日不能容忍，而排除惯性，而激动起来，团结起来，以与“日无华人”的洋鬼作对呢！若杀死一个洋人，就要求赔偿一百万元，那末琼崖无辜平民因这案而

冤杀者数十人，又将向谁要求赔偿？于是：一方面，可见洋人的阴毒与凶横无理；他方面，便表出军阀具有洋人鱼肉价值贵于华人的底心理。（摘自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六日第十四期）

琼崖人舒服？

——哀莫大于心死

洪剑雄

这次加积市福音堂美国牧师被杀案，算得什么事？而邓本殷便藉机以做勾结帝国主义的线索，竟秉承洋大人的意旨，派其狼心狗肺的禽兽部下去琼东乐会二县，大屠大杀，血腥遍地，哀声满天，以博洋人的欢心；而一班为县长与团局的琼人，他们昧着良心出尽死力跟着阎王的牛头马面下乡去拿人杀人，何等可痛。

今洋大人竟乘教士被杀机会，派兵舰，责赔款更威迫邓贼来残害我们小百姓，这种讹诈凶残行为，这配得上说是文明国的举动！就退一百步说，杀死牧师的正凶，顶多不过一个人，根据任何国家的法律来处置，也不能若戴绿帽的外国孝子陆凤起逢人便捕，捕到便杀呀！冤枉陈氏杀死的琼胞！

我知美国教徒在琼崖到处设教堂，办学校，滥便宜博琼崖人的好感去实施文化侵略的政策；邓本殷则豢养一般县长与败类政客，替他施行敲剥的计划，其抱持虽异，而苦心孤诣，给琼人建立了改造神经系统的大工厂，不愁琼崖人的神经感觉不随洋大人与邓处长的意向而转移。——邓本殷与洋人现在似乎

成了昏愤可怜的琼崖人的上帝，牧师被杀案，好象邓氏与洋人拨弄昏愤可怜的琼崖人的乾坤，上帝的权威愈大，乾坤的变化愈无穷，昏愤可怜的琼崖人便愈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而益托于军阀与洋人。这种怪异的现象，只有受尽帝国主义的美国派的侦探——牧师——与邓氏豢养一班猪性的县长和幕僚的琼人催眠与奴化的缘故，才能够说明。

（摘自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六日第十四期）

陈炯明失败与琼崖

周士第

陈炯明为了个人利禄欲望一时所冲动，不惜叛党乱国的罪名，遗臭于千古，而在民国十一年六月十六日的炮击总统府谋害元首之事发生，凡稍有良心的人，无不怒发冲冠，非食其肉寝其皮以泄其愤。而陈炯明竟恬恶不悛，宁愿国家灭亡民众涂炭而个人权利必力求其发展，据东江之天险，以扰乱之巢穴，一方面勾结英帝国主义，为虎作伥；一方面联系国内军阀——吴段唐——以长战争，使百粤人民落于水深火热万劫不复之中，且影响及于全国，故百粤人民数年所受的痛苦，简直是陈炯明个人的私欲行动换得来的代价。陈炯明的罪恶何等重大呢？就是罄南山之竹也是书不尽的。

琼崖自邓本殷割据后，苛租杂捐，层出不穷，若祠堂捐，房屋捐，人头税，公债票，开赌卖烟，白造假银，勒种烟苗等，琼崖人民的物质损失，亦可谓登峰造极了！并纵其爪牙借

清乡之名，以任意戕杀人民，若加积杀死美国冯牧师之案，据美帝国主义家奴——美国领事对琼人说：“你们打死我大美国一人，要你中国人一百人偿命，并赔偿五十万，倘否则兵舰马上就到，那个时候你们怨错又迟了”。果然琼东枪毙了良民数十人。陈凤起还在文昌清乡因勒索不遂枪毙百余人，定安枪毙百余人。陈庆图在定安、乐会、万宁清乡，也是四出勒索不遂枪毙八十余人，其余临高、澄迈、昌江等处，更为惨不忍言！咳！在这险恶情势之下，奄奄待毙的琼崖人民，若再得陈炯明的光临，便更加上从前东江人民所受那一层的痛苦：火上加汤，汤上又加火，岂不是立即绝亡了吗？

（摘自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第二十九期）

※《新琼崖评论》是一九二四年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的琼崖革命先驱者杨善集、王文明、徐成章、徐天炳、洪剑雄、周士第等创办的革命刊物。此资料是一九八五年四月中山大学历史系陈永阶讲师提供，编者摘要转载。

野 火 春 风

——回忆杨树兴同志在东沃地区开展的革命活动

崔 学 定

一九二六年三月初的一天早晨，户外春风徐徐梳椰叶，枝头百鸟争鸣报客来。果然，一位身材魁梧、仪表俊秀、举止大方的客人，大清早就满面笑容地跨入了我的家门。

“我叫杨树兴，龙滚仁造村人。今天到你们家作客，欢迎吗？”

“杨树兴？”我心里暗暗惊叫：“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广东省农民运动特派员、万宁县农民协会筹备会主任吗？万四区农民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不就是他组织领导的吗？”我呆呆地想着，差点忘了招呼客人。忙说：“欢迎欢迎，杨特派员光临寒舍，敝人无尚荣幸之至。”我以为对识文通字的大人物，就应该装出一套有修养的架子来应酬。

“哈哈……”他笑得那样爽朗：“早就听说你们兄弟三人是有知识的青年，不怪乎说话还满口文诌诌的哩！”

我和大哥崔炳麟、二哥崔树茂见说，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我连忙改口说：“杨同志，我们早盼着您来万二区了，快带着我们也跟万四区那样闹起来吧，不然我们农民就无法活下去了！”

“是啊！土豪劣绅、军阀、贪官污吏把我们穷百姓整得太

苦了！”他收住笑容，异常严肃地说：“你们是有知识的贫苦青年，让我们一起去向广大劳苦大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把他们组织起来，齐心协力去打倒军阀、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推翻整个旧世界，建立新社会吧！”

他的话象骤然点起的一把火一样，照亮了我们的心，我上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无比激动地说：“杨同志，我们听你的，带着我们干吧！”

杨树兴同志在我们家里住下来了。他白天卷着裤管光着脚，走村串户，和群众交朋友，促膝谈心。晚上，他带着我们学习一些介绍马列主义知识的书和《农民协会章程》等。他一面耐心讲解书上每段每句的含义，一面结合农民运动实际，深入浅出地启发我们理解那些我们从来未接触过的新思想。有时，他又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故事；有时却向我们详细了解东沃地区的阶级状况，还提出一些如何掀起万二区农民运动高潮的问题，跟我们一起讨论。当然，每次讨论甚至争论的结果，都是以他精辟的见解使我们口服心服而结束的。在他的帮助教育下，我们三兄弟初步懂得了一些诸如：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剥削？地主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广大农民要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等等问题。这一切，象一股无形的春风，徐徐吹着了我们心头火星，激发出了无比强烈的革命欲望。

三月中旬，杨树兴同志带着我们，到东鲁、大造、水桥、厚福、东沃、龙保、新村、南海塘等村庄去进行革命宣传活动。那些长期饱受封建地主压迫剥削的阶级兄弟，听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才能推翻封建统治阶级，使自己过上吃饱穿暖的好日子后，他们

纷纷要求组织起来进行革命，那势头简直就象浇了汽油的干柴一样，火一点就着起来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宣传发动工作，杨同志看到火候已到，就吸收了东鲁村的黄光业、崔学林、崔道灼，大造村的梁熙、梁明义、卓昌会，水桥村的陈作儒、陈文海，厚福村的陈能治、陈焕章、陈为儒，东沃村的崔学胜，龙保村的王世垂、王世川，新村的符国治，南坡村的杨育松，南海靖村的王德煌等十七名农民骨干，组织起了秘密农会，并以秘密农会为基础，暗中积极进行革命串连，逐步扩大革命力量。三月二十六日晚上，杨树兴同志召集各村骨干，在东沃村西北庙，召开了万宁县第二区农民协会筹备会议，作了关于“国内形势与农民协会”的讲话，明确提出筹备会要做的三件事：一是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提高农民的革命觉悟；二是组织农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掀起农民运动高潮；三是大量发展农会会员，正式成立万二区农民协会。

经过这次会议，骨干们目标更加明确，干劲更足了。他们根据会议精神，踏踏实实地开展工作，挨家挨户去宣传，一个人一个人地去发动，一个村一个村地去组织。没多久，参加农会的人就从原来的九个村庄十七人，迅速发展到五十二个村庄四百二十多人。成立万二区农民协会的条件成熟了。

一九二六年五月六日，在东沃村西北庙，红绿标语贴满院墙和四周的椰树杆，古老的庙宇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一天，杨树兴同志在庙里召开了全区农会会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六十五人。大家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四条决议：第一，选举区农民协会领导机构，推选

崔炳麟为农会主席，符国治、王德煌为副主席，陈作儒、陈焕章、崔树芳、王光业、梁熙、梁明义、崔学胜、杨育松为委员；第二，通过提倡男女平等，移风易俗，破除迷信，办平民学校的决议和通过发展农会会员的方案；第三，通过斗争南坡村大地主、东沃盐务总办杨文翠和丰丁村大地主文龙会等人的决定；第四，通过二区农民、盐民向地主提出关于减租减税百分之三十的决定。最后，全体代表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新任农会主席崔炳麟讲话，他代表全区农会会员表示了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斗争到底的决心。就这样，万宁县第二区农民协会光荣诞生了，吹响了向地主阶级发起猛烈进攻的战斗号角……

五月十二日，区农会分两个点召开斗争地主豪绅大会。第一个点由区农会主席崔炳麟主持，在东沃村西北庙区农会办公室门前广场上，召开斗争大地主文龙会和大地主、东沃盐务总办杨文翠大会，到会的农会会员有六十多人。会上，苦大仇深的农会会员纷纷登台，指名道姓地控诉杨文翠、文龙会压迫剥削人民的滔天罪行。尔后，农会主席崔炳麟当着他们的面，严正宣布区农会关于减租减税的决定。在农会会员们的斗争威慑下，杨文翠、文龙会昔日的威风扫地，低头认罪，对农会的减租减税决定连连点头答应，斗争大会完全达到了训戒地主、打掉他们威风的预期目的。第二个点设在东沃墟，由农会副主席符国治、王德煌主持，斗争地主豪绅赖文汉、赖世明、陈明煌、张文周、崔传骄、崔传祖、李光治等七人，到会的农会会员有一百多人，声势比第一个点大得多。按照预定程序，是先控诉地主压迫剥削农民的罪行，而后宣读区农会关于减租减税的决定，其目的也是训戒式的，主要是煞一煞地主的威风。可是，当区农会副主席符国治叫会员押七名地主上台，宣

布斗争大会开始时，有一百五十多名手持棍棒的暴徒，突然包围了会场。他们高喊着“打呀！打死他们！”就一齐冲上来，一个个挥着木棒，猛扫猛击。农会会员有的头颅被打破流血不止，有的额上起了大包，有的眼睛打肿了，更多的浑身被打得伤痕累累，会场顿时一片混乱，七名地主便乘机溜跑了。农会会员们见大家挨了打，许多人也奋起抵抗。但在搏斗中，由于农会会员预先无准备，手无寸铁，敌不过这伙人。还不足一袋烟功夫，农会会员全部被驱散了，多数受了伤，东沃村会员崔明胜等好几个人被打成重伤。崔明胜的头被打破了，血流满脸，昏倒在地，其他会员迅速把他抬走了才不致被往死里打。这就是当时震动万宁县的“东沃五·一二事件”。

原来，区农会决定在东沃墟召开斗争地主的大会时，由于这个点斗争的地主较多，他们得到消息后，便彼此暗暗串连，商议对策，并各自拿出一大笔钱，收买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造谣说各村农民要来打劫东沃墟。与此同时，狡猾的地主们又煽动一些平时爱斗殴的同宗亲属带头，让他们混在受骗群众之中进行挑拨鼓动。而区农会首次召开斗争大会又缺乏经验，毫无警惕性，根本没有派人维持会场秩序，保卫会场安全，每个人思想上更是毫无准备。所以，当暴徒们冲击会场时就一下子被冲散了。

“东沃五·一二事件”发生后，二区农会连夜派人向县农会报告。杨树兴同志听了报告后，他万分气愤地说：“好阴险狡猾的地主豪绅，非给点颜色这帮狗东西看看不可！”又说：“你们回去告诉大家，县农会坚决支持二区农会的正义斗争！”

五月十三日，在杨树兴同志的亲自安排布置下，县农会组

组织全县各区农会年轻体壮的会员一百二十多人，全部带上木棒、长矛等器械，并派出全副武装的农民自卫军六人，由崔学茂同志带领，雄纠纠气昂昂地开往二区支援农会斗争，惩办破坏农民运动的不法地主豪绅。这天上午，二区农会会员二百多人集中在东沃墟，热烈欢迎各地农友。当两路队伍会合时，农友们兴奋地振臂高呼：“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农民解放万岁！”等口号，口号声此起彼伏，声震如雷，吓得地主豪绅们躲在家里不敢露面，那伙冲击会场的暴徒们，这会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当天下午，区农会把大地主豪绅杨文翠、文龙会、赖文汉、赖世明、陈明煌、张文周、崔传祖、李光治等通通抓来，用绳子一个个五花大绑好，给每个人戴上高帽，然后在农民自卫军荷枪实弹的押送下，先在东沃墟游街，而后又到附近村庄游村示众。晚上，在东沃墟召开了有一千多群众参加的斗争大会。这一下，地主豪绅们的威风被打下去了，不但答应了二区农会关于给农民、盐民减租减税百分之三十的决定，还被迫接受了农会另提出的四条：第一，地主赖文汉等人当众向被打伤的崔明胜等农会会员赔礼道歉，赔偿全部医药费；第二，不准杨文翠的盐务所派员下乡检查盐民生产情况，盐民自产自食和出售二十斤以下的食盐不准收税；第三，不准地主放高利贷，减租减税决定从五月六日起实行；第四，罚杨文翠、赖文汉等人出钱在区农会门前搭一座排楼和建一间有一百二十个座位的教室，分别供农会做革命宣传和办平民识字班用。在县农会和全县各区农会的支持下，这次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土豪劣绅们恐惧万状，广大人民群众则扬眉吐气，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于是，万二区乃至整个万宁县的革命斗争烈火，便以燎原